

父亲的秋天

张金剛

父亲坐在檐下台阶上，抽一口自己卷的大叶烟，烟雾瞬时模糊了他满是皱纹的脸。烟叶，父亲种了一辈子；叶烟，父亲抽了一辈子。他说这烟抽着才有劲，才解乏，才舒坦。

每个秋天，父亲都会将当年的烟叶精心收回，晒干，码好。闲暇时，揪一片叶，捻碎；扯几条纸，卷好。如此，“吧嗒吧嗒”抽上一个春秋。来年秋天，再续上。父亲脚边躺着的那捆新鲜烟叶，还是几十年不变的碧绿模样，可那个被叶烟消磨的男人，却已苍老成记忆中爷爷最后几年的模样。

秋天的父亲，活儿最重、最忙碌，可陶醉于大叶烟中的他，又是笑容最多、最灿烂的。我知道，陶醉他的，不全是那枯黄呛人的烟叶，而是轮回几十年的秋收，即使他的秋收半径越来越短。

屋里一股浓重的花椒气味，勾起我青少时代痛并快乐的回忆。父亲曾带我在每个初秋，扛着板凳，拿着铁钩，挎着篮子，将墙角地边、沟谷河畔自家的花椒树摘个精光，晒出好几尼龙袋干花椒，换笔不小的收入。虽然双手拇指、食指被铁钩扎得满是黑点，可心是欢喜的。

父亲指了指那一塑料袋干花椒：“老了，管理不动那些老花椒树，大都死了。菜地边几棵小树倒长了不少，可我不敢登高上树，就晒了这二斤，够咱们吃就行。”看着眼前愈发矮小、走路有些颤巍的父亲，仿佛看见他踮着脚，伸长手臂，艰难摘下一簇簇花椒的样子，莫名有些心疼。

我抓了一小半打算带走，父亲却将那一多半递给我：“新鲜花椒味儿好，分些给你的朋友尝尝。”我欣然接过：“他们肯定会爱上这味道。”父亲笑得很得意：“爱上？那你们明年秋天可要回来摘呀！”我满口应承：“保证扫荡干净，颗粒归仓。”

花生，父亲种了两分地，也只是够吃，步行五分钟就到。叶子已然泛黄，布满黑点，到了该收的时候。父亲弯腰沿地垄一路拔过去，缀着花生的花生苗堆了几堆。我提起一株，抖落沙土，一把将花生攥住，摘下放入篮中。边摘边吃，脆嫩的味道着实新鲜。拔完两垄，父亲也蹲下来摘。花生个大饱满，父亲乐得合不拢嘴。他却一颗也不吃，咬不动了。

当年，父亲开了多块坡地种花生，一担担挑回；趁着清秋新凉，伴着蟋蟀欢鸣，一家人在灯下摘到半夜。那场景，如诗一般。屋顶上，第一批还未晒干，第二批又已续上。十几袋花生，炒食，榨油，出售，格外珍视。如今这两分地，只在屋顶铺了一小片，干花生只收了一大篮。我拿些放在客厅，闲来看电视时剥着吃，消遣，养胃，如咀嚼家乡土地的味道。

红薯是家乡的特产，家家都种，父亲自不想断了几十年的传统。可也只是拣稍近的地块种一点，逢人便说：“孩子就爱吃老家的红薯，种些吃着方便！”我嗔怪道：“少种，千万别累着，买着吃也行。”父亲嘴上答应少种，可近年都会种三分地。我只得春种时帮衬，秋收时充当主力，父亲只在边上指挥打下手。我已对农事略显生疏，只是努着劲忙活。

刨红薯，手掌磨出泡；撩藤蔓，胳膊累到酸；挑红薯，肩膀压得痛。想象不到瘦小的父亲，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，顿觉坐在老田上，秋阳下沉默的父亲是岁月时光里的孤勇者，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几十年殷实的春秋。将红薯入窖时，父亲下意识想要下到窖里，可试了几次依然瑟缩的腿脚告诉他已不再可能。我下窖，父亲递，很快完成了他已完成不了的劳作。父亲有些无奈，可又分明流露出满脸满眼的欣慰：“你干得挺利索，这下冬天有得吃了。”想着窖藏红薯即将奉上一冬的温暖和



生命力 汪丽娟 摄

甜蜜，我伸出拇指给了父亲一个赞。

靠山吃山。从未出过大山的父亲，对这句话有着生动的实践。秋来，山野藏着的秘密被他一一发现。酸枣自不必说，柿子一泛黄，父亲便用开口的长竿夹下来，泡了两水缸，烧火浸甜，让我们吃个够；野生板栗又面又甜，甭管长在沟谷哪里，父亲年年都会收些回家，给我们当零食；漫山的茅草、荆条是上好的柴禾，父亲挥镰从山根割到山尖，每天挑两担回家，在屋后垛起高高的柴垛；偶尔，还会给我装回几枚新鲜的野鸡蛋。

眼下，父亲只能将低处的柿子摘些，晒在窗台给我留着；柴垛一直在吃老本，父亲也习惯了用电用煤，那“噼噼啪啪”燃烧的土灶、满身的柴草烟火味道，倒让我倍感稀罕了；野生板栗、野鸡蛋，应该再也无法吃到了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：“要不，你试着去收些？”我一摊手：“我也找不到。”父亲心生怅然：“说来也怪，村里人越来越少，山里的东西也没以前丰盛了。难道大山、土地也老了？”

确实，秋天的屋顶作为父亲劳动成果的秀场，已繁华不再。金黄的玉米，火红的大枣、花椒，乱滚的核桃、黄豆、绿豆，饱满的花生、高粱、谷穗、芝麻……仿佛就在昨天，可转眼已成回忆。萧瑟秋风中，黄的、绿的槐叶落满屋顶，又被风吹起，落在院里，落在院里静坐的父亲头上。

我帮父亲摘掉落叶，他一脸苦笑：“脑袋上没几根毛儿了。”说着，起身回屋拿出他和母亲结婚时的黑白小照片，递给我：“你看，我二十岁时，头发多黑多密多厚。”我也苦笑：“我都四十多了，头发也稀疏不少。”我和父亲坐在秋风里，望着清冷消瘦的小院，谁也不再说话。

我拍了张“故园新秋图”，发在朋友圈。在北京打工的二哥很快发来微信，要和父亲视频。父亲激动而局促，不知说啥好：“老二，天凉了，多穿点。啥时候回家？你瘦了，我也成糟老头了……挂了吧！”他们都没说几句，看看就好。二哥留言给我：“越上岁数，越想老爹老娘，越想家。”

父亲又点了一根大叶烟，抽得猛了些，烟雾呛得他直揉眼，也呛得我直揉眼。这个家、这个村、这方土地，我的家人、我的父老乡亲，又走入一个秋天，虽在极力挽留，一切却日渐荒芜。我更明白，父亲、伴他同行近六十年的母亲，已坠入生命的深秋。我得常回家帮父亲收秋，为我们的余生储藏更多美好与暖意。

带着板凳去上学

傅中平

我在农村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到开学报名之际，学校门前都有这样一道风景：不管高年级还是低年级的同学，每人手里都带了一个板凳。高的矮的、胖的瘦的、圆的方的，丑的俊的……可谓五花八门。

那个时候的农村小学教学条件差、教学设施落后。别说凳子，就是校舍也是土墙、泥地，支撑校舍的是摇摇欲坠的几根木头梁，一副歪瓜裂枣模样。我们那个小学之前就发生过房子倒塌的事故。冬天，北风呼呼地吹着，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，冷风径直灌进来，师生们一个个冷得缩脖子、跺脚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家里至少都有兄弟姐妹好几个。每逢开学，父亲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到学校报名，都要带三个板凳。我和妹妹一人拿一个，弟弟最小，他的板凳由父亲帮忙拿着。我们就这样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去学校。我和妹妹毕竟还小，走几步便累得不行了，于是放下板凳顺便在上面坐坐。父亲便在前面停下来等我们。到了放暑假前，这些带到学校去的板凳又要拿回家，开学时再带过来。我至今不明白，为什么不能将板凳一直放在学校呢，至少也省了我们来回搬的力气。

从家到学校四五里地，可以从圩埂上一直走，也可以走一截圩埂再下台阶经集市抄近路。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涌满了人间烟火之气，早晨上学经过这里，正是早市之时，买菜的卖菜的人头攒动，吆喝的还价的人声鼎沸。有时，看见一个卖零食的摊贩，馋虫引得我们驻足观望，明明口袋里没有钱还要故意问上几句“怎么卖的”，直到听同学喊“要迟到了”，这才朝肚里咽下口水快快而去。

上学路上，我总是像一个小队长领着妹妹和弟弟。有一户人家养了两条狗，每次打此经过，狗就要跑出来对我们狂吠不止。妹妹和弟弟很害怕，我教了他们一个简单的方法，经过这里的时候千万不要跑，如果狗真追你的时候，你只需做一个蹲身的假动作，狗以为你捡石头砸它便吓得退回去了。

这个方法虽然屡试不爽，母亲还是不让我们从那户人家门前走，就从大埂上走，绕就绕点吧。

大埂上走，晴天还好，雨天简直活受罪了。埂上的泥土没有任何覆盖，晴天被人们踩实了，雨天经雨水一浸泡，泥土便会变得像糖稀一样又粘又滑，我和弟弟妹妹的胶靴经常在这泥里一陷多深，拔出来很困难。到了学校或回到家里，胶靴上、裤脚上糊满了泥巴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水洼里将鞋上的泥巴洗去，否则，走起路来会觉得很沉很沉。

大埂上也有着无限风光，有时走路走累了，我们会在大埂长满绿草的斜坡上躺下，看天上白云悠悠，看水面白帆点点。有时也会扯来蒲公英，朝它“噗”地吹上一口气，看那一个个降落伞在空中飞啊飞，好似少年心中的一个个梦。

